

浅析井伏鱒二战争文学的精神世界之隐喻 ——以《花之城》《遥拜队长》和《黑雨》为中心

仲崇英

(内蒙古大学)

摘要:《花之城》是一部描写战时经历的“宣抚文学”，《遥拜队长》是一部描写战后经历的“战败文学”，《黑雨》是一部描写原始爆炸经历的“原爆文学”。三部小说代表了日本战争小说的三种类型，体现了井伏战争小说中理性精神隐喻的文学精神。目前，国内对这三部小说中战争的研究比较零散，主要分析日本侵华战争中的行为和责任以及井伏战争小说的非暴力反抗手法。本文以《花之城》、《遥拜队长》、《黑雨》中的战争叙事内容为基础，研究井伏战争小说主体意识中的精神世界隐喻。战争小说承载着民族历史、文化记忆、人文关怀、和平愿望等历史传播的责任，也承载着情感认同、精神见证、价值判断等个人理性诉求。从《花之城》到《遥拜队长》再到《黑雨》，井伏鱒二经历了破坏与反破坏、撕裂与反撕裂等“大东亚共荣一战争一原爆与家园共建”的价值判断过程，表达了对日本集体主义民族精神的渴望和诉求。正确理解井伏战争小说中的精神世界隐喻，有助于揭开日本战争小说中“受害论”的假面，挖掘日本“新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根源，全面理性地理解日本战争小说的特点，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井伏鱒二战争文学精神世界之隐喻——“共建”意识

《花之城》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中为促进日本“圣战”思想而精心创作的战争小说，也是日本为数不多的战争小说之一。日本一位文学家在二战期间发表了鼓吹和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作之一《大东亚共同繁荣》。小说没有展现战争所带来的“血腥杀戮的氛围”，但战争的痕迹无处不在，像影子一样在作品中挥之不去。与中国战争小说有着鲜明的伦理分析和书写，因为中华民族遭受了极端的战争形势，中国战争小说在描写战争和战争中的各种人物时，围绕着民族生存和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和民族振兴，民族团结和民族主义的建设，集体主义的建设，英雄主义的世界和世界呼吁的和平正义，撕心裂肺地诉说着民族的血泪和仇恨，英雄气概和伟大，哀悼和悼念逝者的精神。

二、井伏鱒二战争文学精神世界之隐喻——“毁坏”与“战败”意识

1950年，日本《展望》杂志出版了《遥拜队长》一书。当时，日本迫切需要反思历史，反思战争。许多作家以各种方式对自己的战争经历特别是苦难文学经历，几乎所有的战场、溃败、战俘、监狱和殖民地、废墟、饥饿等极限状态作为创作阶段，开始探索战争与人性、战败与苦难等问题，而没有去追寻战争的根源，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性质。在分析井伏的战败小说《遥拜队长》时，我们不仅要去看表面描写的战争灾难，还要看作品背后描写日本深层的民族心理、民族观念和社会状况。不仅要去看主人公悲剧的一面，还要看他发疯前残暴的一面；不仅要去看主人公的形象，还要看相关人物的形象；我们不仅要去看文学中描述的战争，还要看文学与战争的关系：战争是撕裂的、非人道的，有政治要求和历史局限性；文学是对人性的反思，是对战争的面对和分析，是对政治理性的人文关怀和超越。与历史作品相比，战争小说具有丰富性、生动性、具体性和情感倾向性。至于日本人民遭受“毁灭”的情感倾向远比主人公生动的个人形象重要，而不是作家杰出的个人形象被毁灭。正如日本的民族苦难战争摧毁了作家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一样，正是通过主人公《遥拜队长》表达了一种对读者关怀的愿望，一天民族受害的政治理性诉求也体现了民族观念，“战争受害论”所涵盖的日本战败小说中的民族情感与作者主体意、口在当时日本文坛占据主流地位。

三、井伏鱒二战争文学精神世界之隐喻——“毁坏”与“共建”意识

1985年，井伏被日本文学名著《文艺春秋》评为“日本文学原

著爆炸的最高杰作”作者根据自己对原子弹爆炸的亲身经历，以日记的方式描述了悲剧场景和大量死亡场面。《黑雨》采取了以历史事件为基础的历史小说记录手法，而当代批评家们则称之为黑古伊夫，两者都是模糊的，应该说在原始的以历史事件为基础的文学记录手法中，表演是反战反核思想的主体。

作品描述了战败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毁灭性后果，《黑雨》既描述了炸弹给日本人民的底层生活，也展示了日本人民共同建设新家园的意识，同时也表现了原子弹落在人身上的残酷性。作品在表现人性的同时，也展现了人性的温暖和善良，以及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的人道主义精神。显然，井伏写《黑雨》是为了拯救日本民族和国家的毁灭，是为了强调日本民族精神，即群体精神对日本民族未来的重要性，小说前面数不清的“毁灭”描写是为了突出后面日本民族精神的“共建”意识。这才是井伏《黑雨》真正的政治理性诉求，也是井伏鱒二战争小说精神世界的隐喻的重点。

四、井伏鱒二战争小说精神世界隐喻的特点

井伏鱒二反映二战三部曲《花之城》《遥拜队长》和《黑雨》采用了旁观者战争故事的叙事模式，通过共同的语言艺术形式和现实场景，塑造了以主人公为中心的普通大众肖像，象征性地展现了日本人民，对原子弹和战败的不断反思，树立了民族精神和和平意识。不同的是，《花之城》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弥补了与战争事实相悖的和平幻觉，体现了作者在战争中与日本政府“共建大东亚”的“共建”意识。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该书描述了战败的日本士兵和村民对战争的狂热、顺从和怀疑，展示了作者对与战败的日本人民“毁灭”战争的冷静态度。《黑雨》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讲述了日本普通民众冷静应对原子弹爆炸悲剧的一系列故事。通过对大量“毁灭”场景的描写，展现了日本人民在死亡和绝望中团结起来，积极建设新家园的民族精神。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上看，日本民族精神的狭隘爱国情感认同是有限的，没有描述撕裂与反撕裂、破坏与反破坏、非人性与人性的冲突。从战争小说的审美特征来看，其历史内涵具有时代局限性，人性内涵具有人道主义意识，但并未达到人性的高度，只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看，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因是为道德伦理服务，文学伦理批评是对文学伦理道德的客观考察，是对历史的辩证解读。

五、结论

战争小说主要通过叙事文本中传递战情的描写，动态战争画面的创作，战争人物的创作，人们的生存和攻击本能，来表达战争的残酷和战争中人物的精神世界。从而体现创作者的民族情感和个

人情感的身份。战争小说的主要手法是战争描写。战争描述从个体、他人、群体、民族、国家和人类的批判状态出发,透视个体的经历和命运,形成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民族情感认同与人类情感认同、历史见证与精神见证等各种复杂关系。从而形成了战争小说的历史和情感内涵。这些小说的井伏鱒二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井伏的表达反映了政治理性的吸引力。井伏鱒二表达日本民族精神,而且日本知识分子的表达轻信,盲目的服从和战争责任的丧失。现实战争小说的历史辩证法、人文关怀和审美升华还有一定的距离。基于人道主义和日本民族的共同心理,井伏为日本政府和人民呐喊助威的政治理性诉求是其战争小说的文学精神实质。由于承载着民族历史文化记忆的战争小说本应通过立体的视角和对人性的深入刻画来体现和平的吁求和启示意义,因此有人认为,井伏鱒二的战争小说所反映的并不是真正的“和平吁求”而是当时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的政治诉求,也就是民族精神诉求,这也正是井伏鱒二战争文学的真正的精神世界的隐喻。

参考文献:

[1]前田真昭.井伏鱒二の占领体験-異民族支配と文学(シンガポールの場合)[J].学術雑誌掲載論文 1987(03)P124-128

[2]王向远.日军在中国沦陷区的“宣抚活动”及其“宣抚文学”[J].《名作欣赏》2015(31)P32-38

[3]林敏.从《花之城》看日本“征用作家”的战争责任[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03(05)P80-84

[4]林敏、刘腾.从《遥拜队长》看日本国民与战争[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05)P94-97

[5]梁济邦.井伏鱒二的文学之路及其《黑雨》[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04)P103-105

[6]张秀萍、姜延强.论战争文学中兴的四个维度[J].《求索》2013(06)P157-159

[7]邵艳平.日本战后文学的二战体验书写[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03)P18-23

该成果由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创新创业专项经费(项目号:11200-121024)资助

作者简介:仲崇英(1996-),女,汉族,籍贯:江苏连云港人,内蒙古大学19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日语言文学,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上接第243页)

动词后移,之后再加其他成分,这种结构较为复杂,且在其他语言中是很少见的,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很陌生。还有一种特殊的“把”字句,其中的谓语动词并没有“处置”意,但是有“致使”意,比如说:期末有那么多作业,把我累坏了。小红收到录取通知书,把她高兴得眉开眼笑。学生一般在开始的时候学习“处置”性的“把”字句,在之后才会学习表“致使”义的“把”字句。这些表“致使”义的“把”字句和之前表“处置”的“把”字句区别比较大,学生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因此容易出现偏误。

三、教学策略

在“把”字句教学过程中,有时教师从“把”字句的具体结构讲起,之后让学生运用“把”字句进行造句,练习过程中却只关注于主谓句变换成“把”字句形式上的改变。比如:小明吃苹果,其“把”字句格式为:小明把苹果吃了。这种句子不管是变成主谓句还是“把”字句都是正确的,这时候再要求学生进行练习并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这种情况下,学生会认为主谓句和“把”字句表达的效果是相同的,因此可能会疑惑“把”字句和普通的主谓句的区别是什么,甚至二语学习者可能会在汉语使用过程中放弃使用复杂的“把”字句或者在不该使用“把”字句的时候使用“把”字句,这都会导致“把”字句回避或泛化现象的产生。

此时就要关注“把”字句的语用问题,利用语境进行教学。“任何语言单位都离不开具体的语境,任何一个语言单位都在其特定的语境中发挥其特定的功能。‘把’字句也不例外。”²语言单位的语境对于语言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一个语境中,语言的作用才得以体现。而在教授语言的过程中,教师有时会把语言点和具体的语境相隔离,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让学生进行大量的语言点的练习,这对于学生学习语言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在进行“把”字句的讲解时,要注意增加上下文的具体语境,这样,学生就会潜移默化地知道哪些情境下需要使用“把”字句,哪些情境不能使用“把”字句。

在注重“把”字句的语境的同时,教师也应该关注学习者在运用“把”字句时产生的其他错误,比如说宾语的不确定性、遗漏等问题,设计相关教学步骤,提高学生运用“把”字句进行交际的能

力。

四、结语

对学习者的学习“把”字句出现的偏误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教学的提升。本文将二语学习者在学习和使用“把”字句时常出现的偏误进行了总结,总共可分为“泛化、宾语的不定指和可能补语的出现、遗漏或错序”三类。对其出现偏误的原因进行分析,可归纳为三点,即“把”字句谓语动词规定不明确、教学设计原因、“把”字句语法项目的独特性。笔者针对学习者使用“把”字句出现错误的原因提出了注意语境教学的策略。“把”字句的语境问题一直是我们所忽视的地方,这启示我们要关注“把”字句使用的语境问题,进行教学方法和教学设计的反思。

参考文献:

[1]张宝林.回避与泛化——基于“HSK动态作文语料库”的“把”字句习得考察[J].世界汉语教学,2010,24(02).

[2]叶向阳.“把”字句的致使性解释[J].世界汉语教学,2004(02).

[3]刘颂浩,汪燕.“把”字句练习设计中的语境问题[J].汉语学习,2003(04).

[4]刘颂浩.论“把”字句运用中的回避现象及“把”字句的难点[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02).

[5]郑杰.现代汉语“把”字句研究综述[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05).

[6]余文青.留学生使用“把”字句的调查报告[J].汉语学习,2000(05).

[7]张宁,刘明臣.试论运用功能法教“把”字句[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01).

[8]鲁健骥.外国人学汉语的语法偏误分析[A].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C].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世界汉语教学学会,1993:10.

作者简介:赵颖英(1997—),女,吉林长春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20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方向:国际汉语教学。